

| 草 | 木 | 时 | 光 |

多花胡枝子

◎杜明权

只要气温适度,很多植物就能不分春夏秋冬地开花结实。春天时气温逐渐上升,秋日里气温逐渐下降,无论上升还是下降,两个季节中都会出现一个气温稳定在适宜植物开花的时段上。

许多植物趁着秋天凉爽舒适的时光,争分夺秒,竞相吐蕊,展露姿容。

秋风起兮,几场雨水淅淅沥沥过后,今年一树树迟开的桂花,到阳历十月,才散发出浓郁的甜润香味来,粒粒花瓣晶莹剔透,浅黄的温润如琥珀,洁白的清雅如雪玉,金黄血红的绚烂如彩霞。而生长在旷野里的多花胡枝子,充满活力,长长的柔枝上,挂满了彩蝶般的花朵。人们对它的名字冠以“多花”。花朵繁多,似锦若缎,是它的显著特点。花色是亮紫色的,有少许绢白飞流其间,叶是翠绿色的,花与叶的色彩对比强烈,显得特别耀眼。

每一种草木都有自己的名字,世上没有无名草。被夏天阳光炙烤枯萎了的各种野草,在绵绵细雨的滋润下,迅速返青,并猛烈地长高,不给地面留一丝缝隙。能够长到两米高的多花胡枝子,以其鲜艳的花色,在百草中独树一帜。

菜子河流域的山坡、路边、荒地、石岩等林缘荒草处,都会有它千姿百态的身影。

我关注多花胡枝子已经很多年了。小时候,在山坡上砍柴割草,我根本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,只知道它能够用于灶堂里引火煮饭,那是袅袅炊烟的组成部分。现在许多乡村已经电气化,很难看见忽上忽下的飘飞在半空里的炊烟了。春夏它嫩茎嫩叶的时候,牛羊喜欢啃食,虽被啃食掉,但不久又很快地长了出来。

多花胡枝子一般不喜欢密密匝匝地丛生,三三两两,只在某一处一株独秀。在大野里碰见了它,它便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回望岁月、想念亲友的一个窗口,勾起我诸多的回忆情愫。

走入山野,我常常感觉到,

秋天是四季中最繁盛的季节,草木葱茏,百花绽放,欣欣向荣。群山染成墨绿,丰茂而沉的雾云脚中。盐肤木在秋初开出的满树洁白的花,秋分后就开始结出酱红色的果。威灵仙的藤蔓攀缘到高枝上,倾泻出由白色碎花组成的瀑布。多花勾儿茶还没有让我来得及关注着访它,它的累累红果就已缀满枝头,照亮了整个秋天。黄荆子花散发着馥郁幽香。一簇簇贴地生长的草本植物马兰,开出花蕊浅黄、花瓣白里泛着淡蓝的花朵,在路面上形成了花的溪流。藤蔓缠络的白英,顶生了数不尽的小花,多姿多彩,像龙葵一样,挂满了一盏盏灯笼。圆叶与尖叶喇叭花竞相开放。茅草高高擎起粉白的花朵,像高挂在丛林里的灯笼。龙牙草与马鞭草,舞动由众多碎花装饰的鞭子,在季节之上扬鞭奋蹄。

许多一年生的蒿草类植物,夏秋之际,茎秆逐渐半木质化,它们抓住珍贵的秋光,开出朴实的花儿,素颜登场。大叶马兰举起一米左右的高枝,绽放像白色菊花形状的小花,完全与草本马兰一模一样。能够长到三米左右的青蒿,褪尽了叶的飘飞在半空里的炊烟了。春夏它嫩茎嫩叶的时候,牛羊喜欢啃食,虽被啃食掉,但不久又很快地长了出来。

秋天举办花的盛会,只要天一放晴,彩蝶与野蜂就会同秋花约会,在花的海洋中载歌载舞。这是岁月充满了生命活力的舞蹈。

多花胡枝子又名藜,在秋

天花草中别具一格,穿着蓝底紫碎碎花衣,美若天仙。它是豆科胡枝子属植物,为木质化的落叶小灌木,多年生,能直立,主干粗若细麻绳,可生长两米余,脆而易折,下部土褐色,上部慢慢转为水青色,多分枝,被少许浅毛。枝叶繁茂,秋天一开花,柔软的枝条上,都挂满了亲吻秋天的唇形花朵,腋生花柄,无限花序,带露的众多花朵总会压弯力不堪的细枝。粗浅一看,像春天里缩小版的满树桃花,两者同等鲜艳,只是花色不同,大小不同,但其阵容与气势却一点也不输给桃花。

我闻不到它的花香,但我猜想一定会有淡淡的香气扩散,否则,蝴蝶与野蜂绝不会寻香而来。

它的叶片纺锤形,一支三片,像三叶草,一支相隔两三厘米,互生,有小孩的指甲盖大,叶面光滑碧绿,叶脉清晰,每条纹分叶脉纹路几乎完整地达到了平行状态,叶面构图灵巧简洁。背面泛白,被有视力难以察觉的浅白色细毛。

一场场秋雨之后,大地湿润,万物勃兴,百草开花结籽。天高气爽,白云朵朵,鹰取长风。半月左右,马兰、马鞭草、婆婆针、龙牙草、黄荆子,淡蓝、嫩黄、浅紫的斑斓花朵,继续在金黄的秋阳下争奇斗艳,野菊花不急不躁地才开始举起巨大的花蕾,而花期较短的胡枝子花,渐次凋谢了红红紫紫,陆续陆续地长出了绿豆粒大的豆荚,扁平,心形,青色。

多花胡枝子特具羽扇纶巾的秀士风度,是草木中面对萧瑟秋风的谦谦君子。其根系发

达,可固土防沙,耐旱,耐寒,耐瘠薄,不择地域,大江南北均有分布。其叶可替代茶,其种籽若粟米大,高含油量,可食用。被人们亲切地称之为“随军茶”。其柔条可编筐,全株可制为益肝明目、疗救咳嗽的良药。它是古中国农耕文明交好的山野高士,历代民众的日常生活大多喜欢与之手挽手地连接络。在汪洋浩荡的中国诗海中,获作为秋天的象征,文人雅士不吝笔墨,对之轻声细语地低吟浅唱:“霜刃寒秋致芳蕊,秋残叶舞满空街”、“秋风送别已多时,记忆萦绕秋花枝”、“灯映四溟月如絮,秋花点缀庭前绿”、“草木寂静秋夜里,唯有秋花细雨篇”,诸如此类,柔情似水,表达了绵长的喜爱与思乡之情。

毕竟是霜降时节已到,岁月不待人,胡枝子、白英等草木,不能仅仅停留在开花的浅层次上,必须着手完成下一步也是它们生命中最重要、最有意义的大事,如此才能安无虑地冬眠,才能舒心地迎接寒风严寒的来临。

水稻、花生、玉米等庄稼早已全部归入粮仓,大地宁静,一派闲适,忙碌一季的土地也得到了短暂的休憩,静候十月小阳春播上小麦油菜等庄稼。秋收后,闲暇甚多,我畅游在大山深处,拜访多花胡枝子。秋日赏花,别有一番快意。“人闲桂花落”,不仅仅指的是春天里的心情,这也可以谈谈的是人在秋天里的事。

坐着日月天地宽。秋日里,云层增厚,金风清凉,气温十多二十度,舒爽宜人,万物和解,大地沉静,万千草木爆发出蓬勃的力量,慢等遥远的冬日雪。

山间偶遇一茶花

◎苑凯淞

傍晚,时光的笔触划过天际,在墨蓝与橘红间轻轻晕染。我踏着雪,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山间小路,远处楼房的灯光次第亮起,像散落在人间的星星闪烁。偶一扭头,看见几朵白花,在凛冽的寒风中微微摇曳。

我以为是白梅,走近一看,却是山茶。它静静地绽放在黑褐的枝头。花瓣是透亮的白,边缘却晕着一抹难以察觉的粉;花蕊则是纯粹的黄,于凛冽中透出一股清丽脱俗。寒风掠过时,它不声不响,只是将花瓣微微收拢,像个倔强的孩子。

山茶花古名“海石榴”。现代人在翻阅古籍时,常将山茶与石榴混淆,后经多篇文章考证,才给它正了名。我为山茶花鸣不平,它本有姿色,却因名称的混淆而被忽略了太久。可转念一想,我方才不也将误将白梅了吗?可见世人对它的忽略,并非全然因称呼之误,更因它生性太过无言。

它不像梅花那样,在寒风彻骨中高调地绽放,引得文人骚客争相吟咏;也不似桃花那般,在春日里张扬地铺满枝头,吸引蜂蝶簇拥。它习惯在无人问津的角落,按照自己的节奏,

静静绽放,哪怕只是自赏孤芳。所以,每次遇见山茶花,都是一次惊喜的邂逅。正如今日的我漫步山间,本以为这寒冬腊月里,除了松柏再无其他生机,却能与这棵山茶不期而遇。它就那么孤零零地立在小道旁,托举着洁白的花。它就那样安静地存在着,仿佛此刻的黄昏,山间的风雪,都与它无关。

它的静默如此深邃,让我生出一种奇特的渴望,想听一听这无言之花,是否也有声音。便凑近了些,几乎要触到那冰

冷花瓣,却什么也没听见,只有一阵若隐若现的泠泠声,丝丝缕缕地渗进空气里。我转身欲离,却听见脚下传来一声微响,不像是踏雪时的咯吱声,而是清脆的碎裂声。低头看,竟是几朵山茶花瓣。它们依然洁白,只是边缘那抹红晕已然黯淡,像褪了色的胭脂。它们无言地躺在雪上,花瓣微卷,仍保持着盛开的姿态,那黯淡的红晕,早已褪去了浮华,只余下骨子里的骄傲。

山茶花有一种深沉的力

量,它在寒风中挺立的姿态,本身就是一首无声的诗,一幅静默的画,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里,无言散发着独特的魅力,等待着那些愿意停下脚步,用心去感受的人。

天幕沉沉地压下来,风似乎也更紧了。那颗山茶,连同它枝头仅存的几朵白,仍在默然挺立。忽然,一片花瓣旋着落到了地上,像雪落在了雪里一样。我驻足片刻,终于转身,将那片雪与花,连同整个无言的黄昏,留在了身后。

小说连载 女士司康巴

◎牟子

康巴高原上的冬天已是冰天雪地,章镇中和杨泽贤带着一个连的部队行进在甘孜至瞻化的路上,高山峡谷,寒风凛冽。天上飞着若雾若霰的雪花,步行的军人还好一些,骑在马上章镇中和杨泽贤却冷得最难受,若是其他的团长旅长,走这么远路程是要坐滑杆的,张镇中则不,此人素有悍将风度,他每看见军官坐滑杆就会批评说:“这哪像军人,简直就是土匪。养这样的军官就是养了一条猪,怎么能够带兵打仗?”

尽管寒风飞雪,他仍然昂着头,挺着胸,杨泽贤看着章镇中的样子,很敬佩章镇中的军人作风。

“旅长,这一次,我们这么急着到瞻化有什么重大军务?”杨泽贤问。

章镇中抹一把胡子上的毛冰说:“重大军务就是我们必须离开甘孜。”

“必须离开甘孜。”杨泽贤看着章镇中说:“我不知道旅长这话是什么意思。”章镇中回过头来意味深长地看着杨泽贤说:“我可以这样告诉你吧,在我们离开甘孜的时候,章家麟和陈越江已带着甘孜驻军包围了格桑曲珍的官寨,他们将收缴格桑曲珍的所有武器,暂时查封她的所有财产,把她软禁起来,不许与任何人接近。”

杨泽贤听后一时间简直懵住了,他没有想到章镇中连气也不给他透一个就来了这么一手。闷了一阵才说:“旅长,我们怎么能这样作?这是不合理的。”

章镇中哈哈笑了起来:“什么是理?哪儿有理?现在在枪就是草头王,我们驻军四川,刘湘却把我们赶到了西康,连自己的爹也不认,这合理吗?土司可以放人的脚筋,割人的耳朵,这合理吗?这人世上没有一件事是合理的。”

杨泽贤与眼前这位武人简直无法再谈下去,只好改变了方式说:“就是因为这事我们就要离开甘孜吗?”

“我离开甘孜是要给这女士司一个体验失去自由的时间,让她知道应该怎么作人。要你离开甘孜是为了扫清障碍,使他们能够顺顺当地地执行任务。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一块弄到瞻化去的原因了吧?”

“这样对待女士司太不公平了。”

“你说的公平跟你说的合理一样,都是不存在的,要是她与斑泽仁的婚事一成,康北就要大乱了,康北一乱,这事对我们还有公平可言吗?”

杨泽贤沉默不语。

“泽贤哪,上次你已经坏了我的计划,这一次不能让你再坏我的计划啦,所以我决定把你带走。我知道你是在追求那所谓的爱情,爱情是一个什么东西?那是年轻人的幻想,只有我们这些过来人看得最清楚,爱情对男人来说就是一个女人,要么你征服她,要么抛弃她,千万不可坠入情网,不然就会永远也不能自拔。”

杨泽贤没有开腔,他在想着,章镇中并不是他想象中那样简单的一个武夫,这是一个超人心计而且非常善于玩弄权谋的人。事实上他杨泽贤是一次又一次被他耍了,上一次虽然计划没有实现,却挑起了女士司同他与泽仁之间的误会,这一次则是非要女士司就范不可了。

杨泽贤心里很难过,自己一次又一次地落入章镇中的圈套,现在他才知道身不由己是什么意思。在酒中下药一事上,女士司对他的误解是他跳进黄河洗不清的冤案,除非章镇中出来证明,这世界上谁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。他杨泽贤说出去谁也不会相信。在女士司的心里,一个光明正直、真正爱她的杨团长成了卑鄙无耻的小人,不是吗?他们就是要女士司改变自己的婚姻对象嘛,就是为了让女士司嫁给我杨泽贤嘛。不仅仅是女士司这样认为,整个康北的人都会这样认为。我杨泽贤对谁说去?我杨泽贤对谁表白去?

且不说我要白白地背上这千古骂名,就凭女士司对我的误会也够我痛苦今生了。想到这里心如刀割,他决定要跑回去,把女士司救出来,把一切真相向女士司说个清楚,不管他信不信。

“泽贤哪,你在想什么心事啊?”章镇中看着郁郁不乐的杨泽贤问。

“旅长,我是在想我杨泽贤实在冤枉啊。”杨泽贤沮丧地说。

章镇中莫名其妙地一笑说:“堂堂一个二十四军的副团长怎么会叫起冤枉来了?”

(未完待续)

